

論道教創世紀

饒宗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創世紀》是以色列民族用口傳故事方式寫成的文學作品。在希伯來文原本，創世紀寫作bareshith（漢譯稱《伯里西特》），意思是開始，它和As. barū、banu有語源的關係。Bare一字，腓尼基人用bara。英文本來自希臘文gene-sis，gene可以指譜系，所以《創世紀》除指出天地開闢、人類起源之外，還有亞伯拉罕的族系的紀述。揆以華夏古史禮制，除了談天地開闢的神話之外，還有《周禮》所謂「奠世系」一類之事情。西亞的史詩名曰E-nu-ma E-lis，七大泥板所記，先為眾神之爭，繼為太陽神Marduk之勝利，與神廟之創建及瀝血造人等故事，長共一千行以上。與希伯來之創世紀頗有懸殊，但卻是人類最早有關創世的紀錄。又Gilgames史诗12泥版，1872年經George Smith公布，其中洪水故事可與聖經參證。雖巴比倫史詩之中道德與倫理之活動均付闕如，但卻對西亞的歷史背景之認識有極大的幫助。

道教經典本無所謂《創世紀》的專著。對於人類的原始，道教徒所造的宇宙論，自來卻非常關心。道教起於蜀中，漢人傳說第一位開天闢地的人物盤古氏，最先竟始出現於四川。東漢末獻帝興平元年(194)，益州刺史張收刻繪於文翁石室的壁畫人物中，有盤古與李老並列，位次於列代君主之前。似乎即以盤古為創世之主。我曾發表過〈盤古圖考〉一文，糾正了向來認為盤古最早見於吳·徐整《三五曆記》的誤說。

與盤古同列的李老，應是李老君之省稱。《廣弘明集》卷十二引《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為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釋明槩決對傳奕第八）以李老為迦葉之化身。「李老」之名亦見於此。是「李老」即李老君之證。這裏李老地位與孔丘及伏羲、女媧並列，李老竟被視作迦葉的化身。

道教徒每每剽襲釋氏之書，自西晉王浮作《化胡經》以後，更為變本加厲。上舉釋明槩之文第七云：「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提及《盤古傳》一書，是即西晉王浮之所依據。今《化胡經》原書具在（此為敦煌寫本，原物在法京國立圖書館，列P.2007卷一；P.2004卷十），特別是第十卷多言及荒古創世之事，可能即出自《盤古傳》。

《化胡經》第十一變詞云：

十一變之時，生在南方闇浮地，造作天地作有爲。化生萬物由〔猶〕嬰兒。陰陽相

對共相隨。眾生享氣各自爲。番〔蕃〕息眾多滿地池。生活自衛田桑靡〔麻〕。劫數滅盡一時虧。洪水滔天到月支，選擇種民留伏羲。思之念之立僧祇，唯有大聖共相知。

文中言及「選擇種民」，正如希伯來之 chosen people。這簡直是道教徒之創世紀的縮影，以爲洪水過後，人類種民惟餘伏羲，如彼土之挪亞。伏羲、女媧的神話在四川出土的漢畫像磚表現得非常普遍，他倆是漢人心目中人類的開端。伏羲傳說流行於西北，故甘肅成紀被傳爲伏羲的誕生地，由於羌人的傳播，伏羲的行蹤又到了月支，月支亦有洪水的神話，真是奇跡。

自王浮而後，道教經典撰述花樣多端，層出不窮，逐漸有類似創世之說，間亦吸收盤古神話，如道書《元始上真眾仙記》引《真書》曰：

昔二儀未分，溟涬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

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號曰太元聖母，元始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

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道藏》5，藝文影印本）

此書又題曰「葛洪枕中書」，文中有云「洪曰：此事玄遠，非凡學所知」。蓋假託洪之名，未知出誰氏之手。柳存仁先生很重視此書，認爲它可視爲道教的創世紀，說詳見他的〈道教前史二章〉一文。書中稱盤古曰真人，又加號爲元始天王。考「元始天王」一名見《漢武內傳》云：「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中仍說微言。」「天王」在佛典及緯書《春秋緯說題辭》中均有之，出現可能自漢世，但未與盤古掛鉤。北周甄鸞《笑道論》言：「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則列於太上道君之前，北周已然。《真書》復拉上東王公、西王母，各加以新號。最有趣的是三皇頭數爲十三、十一、九等等，類似無稽之談。然葛洪《抱朴子·遐覽篇》引用「道經《三皇內文》有天、地、人三卷」。書均失傳。三皇之爲天皇、地皇、人皇，似初見於《易緯坤靈圖》、《春秋緯命曆序》諸書，漢代諒已面世。故王莽年號有地皇。《路史餘論》引《命曆序》稱「自開闢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司馬貞《三皇本紀》從之」。王莽有《三萬六千歲曆》之作；可惜所有資料，全已失傳。《御覽》卷七十八引《春秋命曆序》云：「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按《古微書》下尚有「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等句（見該書卷十三）。葛洪之世，此類書皆完整保存，道書之《三皇內文》必據之而作。

考吳、蜀之時，史家紛紛談三皇之事。《御覽》卷二〈天部〉引徐整《三五曆紀》云：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十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

同書卷七十八〈皇王部〉引《三五曆紀》共三條：

天皇 —— 淵渟始牙，濛鴻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啓，有神靈人十三（頭），號曰天皇。

地皇 —— 有神聖人十二頭，號地皇。

人皇 —— 有神聖人九頭，號人皇。

按宋均注〈命曆序〉云：「九頭，兄弟九人。」

三皇年歲之異說，見於吳項峻《始學篇》又有不同：

天皇十二頭，治萬八千歲。

地皇十二頭，治一萬八歲。

人皇九頭，兄弟各三分，人各百歲。（《御覽》卷七十八引）

項氏《始學篇》有注，見《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隋書·經籍志》：梁有《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吳志·薛綜傳》記華嚴上疏云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

《唐志》亦著輯項峻《始學篇》十二卷，《初學記》卷九、《類聚》卷十一俱引其書。

又韋昭著《洞紀》亦記三皇事，見《御覽》卷七十八引。《隋志》：《洞紀》四卷，韋昭撰，記庖犧以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事。《吳志·昭傳》稱：「按傳記考合異同，採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洞紀》云：「古人質，以頭爲數，猶今數鳥獸，以頭計也。」是所謂天皇十二頭乃指十二人。

《洞冥紀》云：「天皇十二頭，一姓十二人也。」九頭，九人也。（《洞冥紀》，《唐書》稱郭憲撰，陳振孫直齋解題云：「東漢光祿大夫郭憲子橫撰。《日本國見志書目》：「漢武《洞冥紀》一卷，郭子橫撰。」）

按訓頭爲人，出韋昭《洞紀》之說，然《水經·湘水注》：「衡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得《營丘九頭圖》。」亦見盛弘之《荊州記》。此營丘九頭，應如「雄虺九首」，作首字解，予彈庫帛書夏臯月人像繪三首牛蹄狀是也。故訓頭爲人，乃後起之義。

《三國志·蜀志》秦宓對廣漢太守夏侯纂云：「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斜谷是也。」到了常璩著《華陽國志》，就說「蜀之先世，肇自人皇，與巴同囿」了。又

引《洛書》云：「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所謂洛書，指緯書《洛書甄曜度》、《洛書靈准聽》、《雒書錄運法》等等，俱見《古徵書》所輯佚文。蓋是三皇之說在三國之際十分盛行與讖緯之學有密切關係。葛洪《枕中書》所云：「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實遠有所本。完全不是出於他的捏造。這部書本稱《元始上真眾仙記》，柳先生認爲可以彌補道教沒有創世紀的缺陷。他懷疑《真書》中言及「通氣結精」、「二氣絪縕」之語。其實《易·繫辭》已言「男女媾精」，四川東漢崖墓不少爲祕戲圖象，足證《想爾注》屢言房中術之有據（見《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輯，頁329）。

《真書》謂溟涬狀如雞黃，即西方創世史詩之Watery Chaos及Cosmic egg，腓尼基、印度神話皆有之。其稱盤古爲真人，加號「元始天王」，這則是道教化的盤古，自屬非夷所思！

在儂族神話中更滲入不少道教思想。其所傳〈盤皇歌〉一類，以及繪畫之屬，皆與開闢神話有密切關係，且與道教活動融合在一起。

J. Lemoine教授曾引用馬伯樂老子化生之說以解釋之。據我所知，《靈寶度人經》卷四十三云：「眼爲日月，頭爲昆侖，眉爲華蓋，髮爲山林，腸胃江海，呼吸風雲，聲爲雷霆。」又同書卷三文字亦同。按《度人經》有南齊時嚴東作注，其年代大約可知。考北周甄鸞《笑道論》第一「造立天地」章云：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昆侖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獸，腸爲蛇，腹爲海，指爲五岳，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真要父母。

下至晚出之《竈經》，亦有相同之說，余藏明刻本《太上老君說平安竈經》有云：

爾時太上老君……在玉境山中，說上界種火之母。玉頂大仙說：聖母元君分身下界，化爲世界。左眼化爲日，右眼化爲月，頭髮化爲山林樹木，血脉化爲清泉，手足化爲碓磨，舌頭化爲簸箕，四肢化爲四時，三百六十骨節化爲三百六十日。（參見附圖）

亦由上說所演衍而生，晚出益爲離奇。馬伯樂所引道教書即本之此類資料。

考佛典之《摩伽登經》卷上云：

若梵天生，皆應同等。……又汝〔按指婆羅門〕法中，自在天者，造於世界，頭以爲天，足成爲地，目爲日月，腹爲虛空，髮爲草木，流淚成河，眾骨爲山，大小便利，盡成於海。斯等皆是汝婆羅門妄爲此說。（《大正藏》卷二十一，頁402）

如持此文與上引道教所說加以比較，其抄襲之跡，甚爲明顯。細讀是經此段文字，乃佛家指出闍陀(Veda)經典無有實義，故稱上述之事乃婆羅門之妄說。所言分明是指

明刻本《太上老君說平安龜經》書影

太上老君說平安龜經
爾時太上老君金闕上帝妙行真人祖聖妙天天尊大道真君。開門天使者在玉境山中。說上界種火之母。玉頂大仙。說聖母而君分身下界化為世界。左眼化為日右眼化為月。頭髮化為山林樹木。血脈化為清泉。手足化為碓磨。舌頭化為鍛箕。四肢化為四時三百六十骨節化為三百六十日。八萬四千毛竅化為毛脂肉臘獐鹿野獸六畜豬羊。大虫牛馬耕耘布種孳生五穀禾苗。天尊答曰。每月初一日先掃龜君門後掃龜君房中。堂前淨。堂中潔淨。身上污穢不沾觸汚龜君大王。惹了

責圍陀之說。所稱之自在天即摩醯首羅(mahacvara)，秦言自在天（見《翻譯名義大集》3118條），雲岡石窟第8洞即有摩醯首羅像。《摩伽登經》所述梵天，即印度教之Siva，所言圍陀，即指Rig-veda第十篇90之巨人篇(Puruṣa)。

在印度吠陀經中之Puruṣa，略引數句如下：

Yat Puruṣam viādaduh
Katidhā vi akalpayan?
mukham kim asya? Kau bāhū?
Kā uru pādā ucye? (11)

(When they divided Purusa into how many parts
did they dispose him? What did his mouth
become? what are his two arm? his two thighs,
two feet called?)

Brāhmaṇo' sya mukham āśid,
bāhū rājamieh kṛtān;
ūrū tad asya yad vāsyah;
padbhyaṁ sūdro ajāyata (12)

(His mouth was the Brāhmaṇa, his two arms were
made the warrior, his two thighs the vāsyah; his
two feet were Sūdra.)

Candramā manaso jātas;
caksoh sūryo ajāyata;
mukhād Indras ca Agnis ca,
prānād vāyur ajāyata (13)

(The moon was born from his mind; from his
eyes, the sun was born, from his mouth Indra
and Agni, from his breath Vayu was born.)

上引《摩伽登經》乃出吳時竺律炎與支謙所譯，但在支謙以前，東漢安世高已有譯本。安世高以桓帝建初元年(147)至洛陽，後至會稽。安譯今無全本，然可斷言者，通過東漢時《摩伽登經》之翻譯，圍陀理論之巨神及佛所反對之大自在天神話是時已輸入華夏。後來道家遂竊取之。

故知道教之宇宙開闢說，實取自佛經（《摩伽登經》），佛經則引用圍陀而加以駁斥。其入華時間正在東漢末。

我人可得一結論如下：

圍陀

(Purusa → 佛典 → 道教經典(《元始上真眾仙記》))

(《三五曆記》) 《笑道論》

《摩伽登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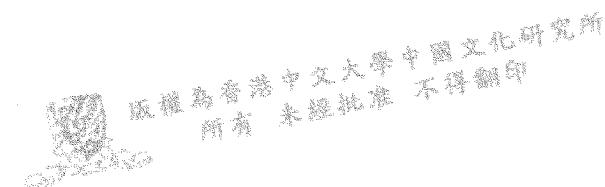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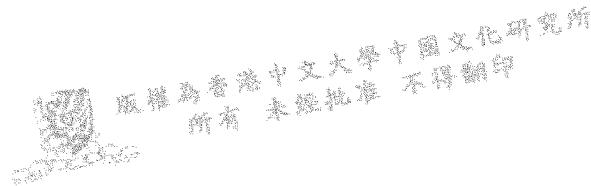
《龜經》

故知道教經典中之盤古創世紀，與佛經可能出於一源，很值得考慮。

《山海經》燭陰之說，亦復相類。郭璞云：「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燭陰爲鍾山之神，鍾山所在即崑崙山，可能亦是西來之說，《楚辭·天問》已言：「燭龍何照？」燭龍是日神，其名先秦已有之，見於楚人之壁畫，燭龍如果亦與梵天有關，則當是任昉《述異記》中論盤古所謂「古說」或「先儒說」。可參《古小說鈎沈》玄中記條。

至於北宋真宗天禧時，張君房奉敕所修《大宋天宮藏》，今已失傳，從其中摘鈔出來的有《太上老君開天經》，亦被人視作道教的創世紀，中文大學宗教系有學生據此寫成碩士論文。是經引用《靈寶天地運變經》論地曆、天虧之事，述金天氏少昊之後的大陽九、大百六之數爲9900年，小陽九，小百六之數爲3300，即取漢人所謂「陽九百六」的舊說。又言混沌生二子，大者胡臣，死爲山岳，小者胡靈，死爲水神。則出自巨靈胡傳說。《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括地志》「河神巨靈胡手聾腳踢」；《水經·河水注》引《遁甲開山圖》「有巨靈胡者，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揚雄《河東賦》謂「河靈聾踢」；張衡《西京賦》所謂「巨靈聾眞」是也。

又言元皇之後有尊婁，尊婁後有勾婁，勾婁後有赫胥。按《六韜》有尊盧氏（《御覽》卷七十六引），赫胥諸名則出自《莊子》；又言黃帝之後有少昊，少昊之時老君下爲師號隨應子作《玄藏經》；又分高原、高陽、高辛爲三世，隨應子、高原諸名，似出杜撰，於史無徵。此書見於《雲笈七籤》卷二第八。謂老君口吐是經，更屬荒誕，今不具論。



“The Creation” in the Daoist Canon

(A Summary)

Jao Tsung-i

Like the biblical tradition about the Creation in the *Genesis*, there are comparable stories in the Daoist canon. One account is found in the *Yuanshi shangzhen luoxian ji* quoting the *Zhen shu*, and the other, in the *Taishang Laojun kaitian jing*, a segment of the *Yunji qiqian*. This essay i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se two sources.

The *Yuanshi shangzhen luoxian ji* is based on some of the apocryphal texts of the Han and episodes of ancient history written by scholars of the Wu kingdom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story about Laozi's transformation and rebirth, however, originated in the *Duren jing* of the Southern Qi, but it was evidently inspired by an Indian fable found in the Buddhist sutra *sārdūlakarṇāvadāna*, which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t the time of the Wu kingdom and later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known as *Modengjia jing*. The story about Laozi also underwent further transformation, as illustrated in the *Taishang Laojun shuopinganzao jing*.

The *Taishang Laojun kaitian j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of later origin, and derives its main source from the ancient legends about the two sons of the Creator Hundun, Hu Chen and Hu Ling. It has little value and should be ignored.